

◎ 熊魁 著

我在巫山等你

长江出版社

◎ 熊魁 著

我在 巫山 等你



长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巫山等你/熊魁著.—武汉:长江出版社,2011.11

ISBN 978-7-5492-0671-1

I. ①我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7943 号

我在巫山等你

熊魁 著

责任编辑:江水

策划人:刘大勇

版式设计:叶冬晴 罗燕

出版发行:长江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

邮 编:430010

E-mail:cjpub@vip.sina.com

电 话:(027)82927763(总编室) (027)82926806(市场营销部)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重庆新视野快速印务有限公司(电话:023-58226536)

规 格:889×1194mm 1/32 6.625 印张 158 千字

版 次: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92-0671-1/I·74

定 价:28.00 元

(版式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序一

低处光芒

——序熊魁《我在巫山等你》

吕 进

在目下全球性的大众文化背景下，俗文化日益流行，文化重心下移，娱乐成了文艺作品的主调。不可否认，俗文化是大多数受众的需要，也因而拥有大多数受众。但是从文艺的高度和发展来说，雅文化是文艺发展的纯正方向，一个民族的智慧高度和精神指向。诗就是大雅的艺术，是美的情感领域和精致的讲话。中国的李白和杜甫，俄国的普希金，法国的雨果，美国的惠特曼，英国的莎士比亚，印度的泰戈尔，都是这些民族的骄傲

为什么需要诗呢？因为，人需要教养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就在于他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，人不仅有与其他动物一样的食色需求，更要有诗的感觉系统、历史的深邃眼光和哲学的形而上思考，使个体的人上升为普遍性的精神存在。中国人自古信奉“诗教”，就是要设立一种理想人格的目标和典范，追求和实现人生的诗化。

一个民族对文学的疏远是这个民族缺乏教养的证据。在中国，诗是文学中的文学。中国文学都具有诗化特征：中国文学作品里常常出现诗歌；中国文学在美学特征上受到诗歌

的有力渗透和强大辐射；中国文学都自觉地追求诗魂。诗魂，是评价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质量、层次、品位的最终标准。诗魂赋予文学作品高档次和高纯度。所以，诗的教养是文学教养的起点和最高境界。

话题转到重庆。三峡是诗之峡，这有公论。从考古发现，早在新石器时期，三峡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。以奉节为中心，古代巴人就在那里劳作生息，而民歌就是他们的劳动生活里的音符。所谓“下里巴人”，正是这里的巴人所唱之歌。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“下里巴人”，应数北魏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中提到的《峡中行者歌》：

巴东三峡巫峡长，

猿鸣三声泪沾裳。

巴东三峡猿鸣哀，

猿鸣三声泪沾衣。

唐代以后一直到清代，在全国流传的《竹枝词》的故乡也在三峡。“竹枝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，原名巴渝舞，“惟峡人善唱”。而且，“竹枝”在巴地十分普及，“巴女骑牛唱竹枝。”《巫山高》是乐府的古题，其诞生地也在三峡。三峡沿岸，《巫山高》的诗篇比比皆是。三峡地区同样是出产新诗的地方，它是新诗人何其芳、方敬、杨吉甫的故乡，也是新时期以来三峡诗群活跃的地域。巫山正是三峡库区的腹心，是渝东门户，因上古尧帝的御医巫咸而得名。

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诗集《我在巫山等你》，这是来自

巫山的歌唱，一位七零后诗人的第二部诗集。熊魁虽然年轻，但已写诗多年，在《星星》诗刊等处发表过一些作品，1993年出版了诗集《天鹅湖》。《我在巫山等你》写出了对故乡的大爱，抒发了诗人在人生和世界里寻找到的诗意，也显示了诗人的发展前景。我对他抱有希望。

继续前行的重要课题是提炼、提高自己的自由诗体。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，这正是诗和散文的主要分野之一。散文以内容为基础，可以转述，可以翻译。诗是形式为基础的文学，有自己的言说方式，但没有散文看来的内容，因此无法转述，也基本无法完美地翻译。爱与死亡，诗歌唱了几千年，还在继续歌唱。诚然，不同时代的爱与死亡有不同的审美内涵，但是主要原因还是诗的言说方式在不断发展和创新：诗体，语言，修辞。从“关关雎鸠”到“叫我如何不想她”，诗体、语言和修辞都变了——后者是属于现代的思乡诗和爱情诗。

诗人熊魁，我在重庆等你。

2011年3月20日

吕进：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，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，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。

序二

从裂缝处，生出语言的胚芽

——序熊魁诗集《我在巫山等你》

蒋登科

熊魁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他的诗集《我在巫山等你》，这些来自高山峡谷中的诗行，使我首先想起了充满神秘、梦幻色彩的巫山。

巫山位于长江三峡的腹地，我去过那里多次。第一次去巫山的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，三峡大坝也没有建成，我们只能先乘汽车到万州，再换乘轮船去巫山，长江在高山峡谷之间奔流而下，确实使人非常震撼。返回的时候也必须走同样的路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从巫山逆水到万州，普通轮船需要整整一个通宵。

如果仅仅从现实生存的角度看，巫山的很多地方还处于没有开发的原生状态。在整个县域，几乎没有什么平地，人们都生活在峡谷、深山之中。在巫山，我们见到的几乎都是悬崖峭壁，峡谷险滩。多年前，诗人柏铭久告诉我，他曾多次进入到巫山深处，和村民一起吃住，他走过的那些山路非常崎岖坎坷，山里人辛辛苦苦养大的肥猪甚至无法运到山下去卖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跌下万丈深渊，他由此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。但是，也是在那里，他看到了村民们以他们特有的

方式延续着生命，坚强而柔韧，朴素又执著，于是他怀着敬意创作了颇受关注的《神女峰背后》的系列作品，歌唱生命力的伟大和人性的淳朴。

不过，巫山的名气确实很大，因为它与三峡有关，与峡江文化有关，与船工号子有关，和历代文人骚客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屈原的《山鬼》、西汉铈歌《巫山高》、宋玉的《神女赋》、刘禹锡的竹枝词以及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黄庭坚、陆游、范成大、刘基、高启、毛泽东、刘白羽、舒婷等古今名人的歌唱，使巫山这个位于三峡腹地的小城为世人所瞩目。考古专家在巫山发现了 204 万年的龙骨坡“巫山人”遗址，整个三峡大地被认为是“东亚型人”演进的摇篮。在中国，能够享有这样的历史、文化的城市并不是很多。

我到巫山，主要是旅游，那种山水和文化合一的旅游是很惬意的，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，而且感觉巫山的变化很快也很大。它已经是国家级 5A 景区，长江三峡、大宁河小三峡早已享誉世界，三峡水库蓄水后又形成了凝翠湖、琵琶湖、双龙湖、大昌湖、神女溪等山水景观，以县城为中心方圆 130 公里之内，囊括了三峡大坝、神农架、神农溪、天坑地缝等著名的风景名胜。巫山的交通状况也大为改善，长江已经成为真正的黄金水道，水平如镜，水阔如湖；高速公路已经通到了县城，据说，巫山的神女机场已经动工修建，几年以后还有铁路穿境而过。我在想，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巫山，一定会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，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巫山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的诗人、作家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说生活在巫山的人是艰辛的，但也是

幸福的。现实生活的艰辛被精神生活的充实淡化、升华了，因而有了改变自己生活的决心和动力。他们通过劳动、通过思考塑造了一种充满智慧与活力的精神。在巫山，不会背诵几首竹枝词，甚至不会随兴而歌，不算是真正的巫山人；不知道神女的故事，也不算是真正的巫山人；不会爬山、不会涉水的人，同样不是真正的巫山人。巫山人能够把山的雄奇、水的灵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有山的强健，也有水的柔情。他们个个都可以成为诗人。

熊魁是巫山的儿子，他热爱那片神奇的土地，也期待着更多人去了解和亲近那里的山与水，于是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《我在巫山等你》。这其中的乡土情结是很明显的，诗人对于巫山的深情也表露无遗。乡土就是这样，不管它多么偏远贫穷，不管它多么封闭落后，不管它多么坎坷崎岖，只要是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，它就会以一种精神的方式永远流淌在我们的心灵中，成为支撑和指引我们前进的营养。拥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，它会使你获得根的感觉，它会使你感到踏实，它会在你漂流无依的时候带给你力量和目标。熊魁在《巫山有大红》中说：“你是我的世界，是我十万亩疆土”，“我爱你，没有谁比我更坚决，更彻底”，足见故乡在诗人心中的分量。

对熊魁，我并不陌生，虽然我们至今只见过一次面。大概是在 2000 年夏天的时候，我应邀去重庆教育学院举办一个诗歌讲座，听讲的人很多，其中就有熊魁。他当时在那所学校学习，讲座结束的时候，他交给我一件作品，是一首长篇系列散文诗。浏览之后，我觉得他很有才气，语言新颖，想

象开阔，感情跌宕起伏，如飞流直泻。后来，我们通过几次信（是手写的那种，不是电子邮件），我一直鼓励他坚持自己的追求，相信他最终会有所收获。虽然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，他中断过写作，但最终还是回来了。近几年，交流的方式更便捷了，他经常到我的博客里踩踩，留言给我，我也通过这种方式和他交流人生与诗歌。我知道，他真的坚持下来了。诗集《我在巫山等你》就是他奉献给我们的成果。

这本诗集包括“大爱巫山”、“高唐笔记”、“白驹过隙”、“低处光芒”、“萍踪掠影”五辑，涉及到诗人人生体悟的诸多方面，但我发现，每个部分的分量是不一样的，前三辑的篇幅显然更大一些。“大爱巫山”抒写诗人对于巫山及其文化的厚爱；高唐来自宋玉的《高唐赋》，现在是巫山县城的所在地，据说当地还要修建高唐观，建设中国恋城，为人们寻梦提供一个充满文化意味的现实平台，因此，“高唐笔记”可能是诗人对于当下生活甚至爱情的感悟和思考；“白驹过隙”说的是时间的流逝，抒写的是诗人人生历程上的点点滴滴。可以看出，熊魁的这部诗集所涉及的话题是很丰富的。他是一个敏感的诗人，也是一个多思的诗人。

爱是熊魁诗歌的基本主题。这好像是一个伪判断，因为爱与死是任何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。不过，我要说的是，熊魁所抒写的爱是一种特别的爱，是对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的爱，是对那片土地上积淀的深厚的文化的爱，并由此升华出他对人生、现实的爱。神女峰是很多诗人都写过的题材，舒婷的《神女峰》歌唱了对于爱情的独特思考和对于人性的深刻领悟，已经成为当代新诗的经典之作。熊魁也有同题作品，

但他主要是抒写神女带给现代人的启示，和现代人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启示，诗中有这样的诗行：

.....

在对你的仰望中
终于懂得三峡
是人类必经的产道
爱，从这里受孕
也从这里一点点长大

所以，我们要举起
摄像机，以照片
和相框的方式
领你回家，好好养老
好好爱。如果这不够
那么，让我们岩羊一样
攀到你身边，用唇齿
梳理你的银丝鬓发
用干枯的柴柯
为你生燃一堆篝火
煨融漫天雪冻，然后
陪你，一起眺望远天杳鹤

既实在，又超然，这就是熊魁理解的爱，也是他对待爱的独特方式。和其他一些诗人不同的是，他在接受这种爱的同时，也愿意给予回报。在我看来，在坚守自我体验的同时，

善于与世界互动，应该是一个优秀诗人的必要素质。

内在化是熊魁诗歌在表达上的基本特点。他不叙事，甚至对细节的运用也很谨慎，他往往采取轻声倾诉的方式，直接抒写内心的体验，将它们转化成优美、妥帖的表达。比如《圣泉书院》：

我拉一叶扁舟，逆流而上，有希声之音破空而来
有无边落木，萧萧之音，撒布而下，有人在名字的山丘
开掘一孔万古的长江，滔滔汨汨，从上游弥灌而下

茹毛，狩猎，饮血，燧火，远去的事物，远去的
名词，如今躺在一座宏大的建筑上，一些名词掖进
一个人的衣服，多余的形容词都被建筑师，这刽子手
斧斧削去，我听到我的身体，骨头跟赘肉离析的痛
一些名词在里面扭动，发出轻微精细的音节，响至邈远

我拉一叶扁舟，拉过唐风宋雨，拉过秦时云汉时月
转过身，桨声灯影，震落先生头顶的积雪，我如渡我
而来的扁舟，即使散落成木，成为哑巴，也会在长江
骨血的滋养下，从腐木成泥，从裂缝处，生出语言的胚芽

诗人借用了赋体的方式写诗，想象很丰富，视野也很开阔，从蒙昧远古写到文明人世，从文化启迪写到深挚真爱，还写到文化的穿透力和生命力。但他没有过多铺陈，而是直接写出内在的体验，写出历史和文化带给一个地域和诗人自己的启示。诗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感受这一切的，所以他愿

意以自己的方式延续这种文化。这就是三峡人的精神境界，也是三峡文化能够代代相传的根源所在。

悠久的历史很深厚的文化是三峡人最为自豪的遗传，熊魁也是这样，他的很多作品都关注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，而且好像是置身其中，与祖先对话，与历史交流，以此来启迪人们对于现实和生命的思考。除了巫山等具有文化内涵的自然景点之外，他还关注真正的文化景观，《高唐观》、《龙骨坡》、《巴人悬棺》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。在这些作品中，诗人歌唱古人的伟大、历史的深远，但他更把自己投身其中，思考或者反思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。巴人悬棺是巫山大宁河的一道历史的风景，但是，至今没有人解开这个千年之谜，诗人以自己独特的想像，抒写着他对这个秘密的解读，而且，将其延伸到现在，延续到生命的永远：“三千年来/我在借天地的道场做一次恒久的佛事/我把自己悬挂成绝壁石缝/一只谛听大宁河上/人来人去的耳朵/不管听你还是听我/一种声音正告：请别惊扰/谁要试图打开这只穿苔而卧的/黑匣，谁就在制造另一次生命的故事”，虽然诗人的诗意发现无法作为解开千古之谜的答案，但他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生、死的思考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即使是写现代的风景与文化，诗人也可以写得很有文化，比如《马路》中有这样一节：“那匹斑马。四蹄紧扣羸瘦的路/被行人和车轮蹂躏得生疼/四通八达的血管向体外延伸/星罗的厅。棋布的城。栉比的楼/鳞次的铺。扶着透明管壁/聆听黑的涛。白的波。惺惺惜惜”。诗人写的是斑马线，是现代都市的产物，但是在诗人那里，它却是有生命的，把人与都市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当然，诗人并不是没有体会到人生所具有的艰难，尤其是内心所面临的煎熬。否则他就不是诗人——诗人不只是会唱赞歌的，他更会发现生命最深处的秘密。《名字》也许是诗人表达人生孤独苦闷的代表，他用拟人的方式，写出了名字所包含的秘密，那其实就是诗人内在的秘密。“这是一间房子/一个人在里面住了三十九年/吃喝拉撒睡/别人在对面的远方/即使用望远镜也难窥一斑/更别想见我金身”，这其实就是诗人所描述的人生经历。封闭，难得与外界交流，“有人喊门，或笃笃地敲击/我会打开/打开天窗，说亮话/我说：你进去，我出来”，可以看出，他对于这种封闭的生活是不满意的。也许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。《移民》、《扁担》、《卖红薯的少妇》、《拾荒人》等等所抒写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，是对现实的关注。诗人以爱心和同情之心打量他们，感受他们的艰难，也体会他们的执著。诗人对拾荒人的刻画非常细致：“你蹲守在露天演艺场门外/蓄势待发，羸弱的身子/是内心的围栏，只待晚会结束/就像长时间分居后，扑向/爱人的嘴唇，沉醉/一出观众缺席的深吻/你站在远处，歪头等待一个愤青/喝完仅剩的矿泉水，然后/重重摔在地上的塑料瓶/你用火钳钳住生存的/重和痛，你的蛇皮袋/太窗小眼，你的袖口贼亮/你的补丁重逢补丁的破风衣/因风鼓噪，在苍白的/月光下，拉长这座城市的侧影”，我之所以引用了这长长的诗节，是想揭示诗人观察生活的细致，而对于诗人，如果不深入生活的内里，把握生活的本质，他是很难写出现实与生活的真谛的。而诗人更是抒写了对于拾荒人，对于底层生活者的关爱以及自己从他们身上获得的感受：

我无心问你，来自哪里
这个问题并不重要
苦难，在挨天逐日对垃圾
刨根究底式的探寻里，成为
一门必修课，谢谢你！拾荒人
你让我明白：怎样在拾荒中
洁净灵魂，幸福是这样
与我比邻而居，尽管
小叶榕霓虹和路灯
早已牵拉着耳朵，而你
像风驱动静水，这张四季的
唱片，像冬天一剂深重的
雪，治愈着脚下大地悲秋的身体

对底层的关注和同情，也许可以成为考量一个诗人的人格
的标尺，还可以考量他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态度。关注底层的
诗人，也许不一定是有大理想大抱负的人，但他一定是具
有爱心、同情心的人，是内在品质比较优秀的人。我就是这
样看待熊魁的，虽然我和他没有现实中的接触。

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，熊魁非常注意对传统文化、传统
艺术手段的发扬。他的很多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具有古典韵
味的词句，这可能与巫山和诗人的文化积淀有关。诗人喜欢
使用大量的自然意象，喜欢使用铺陈的方式把他所感受到的
现象放大、扩容，使其成为内心情感的栖居之所。《回到张
家堡》、《高唐观》、《望霞公园》等等，虽然不是什么大主

题，但都使人觉得韵味十足，虚实相生的表达，使非常普通、平常的意象具有了浓浓的诗意。仅看《回到张家堡》的前两节：

我要回到张家堡

在冬阳把浮于大气上的云朵擦拭

干净以后，乘坐飞鸟磁石一样啁啾尾音的

丝线，追随马堰河口呼出的气息

沿那段九转十八弯的的回肠

回到张家堡，一个灵魂的小小褶皱

回到张家堡，回到青陶瓦，铜门锁

四四方方斗笠的尖顶搭放在黏土围筑的泥墙

如座座从历史闺阁抬出的大花轿的张家堡

每片明瓦都是她的眼睛，每扇窗页

都是她的肺叶，我在一滴眼波里

抚摸童年泳动的流线，在

嘀嗒的心音里打探女子，旧时容颜

但不见那俊眼修眉，顾盼神飞

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，张家堡是什么地方并不重要。诗人将其刻画得如画境，如梦乡，说明张家堡在他的心里是具有特殊地位的，因为那是他的家乡。诗人以极其细致、别致的笔触刻画张家堡的一切，实的，虚的，都以形象和抽象的方式来到我们眼前、心里，古典味与现代味相结合，内在

与外在相融合，实写和虚写相配合，构成了一副韵味盎然的诗意图。

读完整部诗集，我觉得，熊魁的诗不属于当下流行的写法，相对比较传统，但他并不回避探索。他是真的把诗当成了诗在写，这是一个真正的爱诗者不可或缺的素养。他回避口语化，注重诗意的提炼；他回避过度的晦涩，但又追求诗的含蓄内化；他喜欢铺陈，但有时又追求简练，甚至写过只有三行的短诗。换句话说，熊魁是在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诗路。

在大量诗人追求新变的时代，熊魁的作品也许受到的关注不一定很多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少作品也会慢慢被人遗忘，这几乎是绝大多数诗人的宿命，但是我愿意说，这部诗集里的作品在艺术水质上是达标的。在每一首作品中，我们都可以读出诗人对于历史、文化、人生的独特思考，读出诗人在艺术表达上所花费的心血。10多年前，我曾经鼓励他，今天，我仍然愿意给他更大的鼓励：巫山那片土地是神秘的，也是充满诗意的，凭借既有的学养，凭借心性的善良，凭借更多的体验与思考，只要坚守着，必将有更大的收获，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“从裂缝处，生出语言的胚芽”。

是为序。

2011年3月15日，重庆之北

蒋登科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、副秘书长，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。